



借鑒廣東「十五五」規劃 對接機遇強化香港競爭力



林順潮

國家「十五五」規劃已經拉開序幕，特區政府也正全速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發展大局。立法會議員就120項覆蓋香港全方位發展的議題展開社會各界意見收集工作。廣東省最新發布的「十五五」規劃，為香港的主動對接注入了外部動力，亦是香港未來五年發展戰略的其中一個最佳對接口，提供寶貴借鑒。香港應發揮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把握發展機遇，精準對接廣東省「十五五」規劃及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部署，致力打造「不僅是中國的香港，更是世界的香港」。

以北部都會區為戰略支點

對香港而言，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政策配合，更是一項關於香港未來五年至十年整體發展方向的戰略工程。習近平主席在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報告時明確要求，「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由此可見，「主動」二字是關鍵所在。所謂主動對接，不單是跟上國家步伐，更是香港要積極思考能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高水平對外開放及人才強國建設，提供那些不可替代的價值。香港不能只局限於做「超級聯繫人」，更要成為「超級增值人」與「超級合夥人」。

實現主動對接，首先應當認清方向。筆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曾經提出，香港的五年規劃不僅要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要對接內地省市尤其是大灣區省市的五年規劃。國家「十五五」規劃的目標明確，涵蓋經濟發展、創新動力、民生福祉、綠色低碳、安全保障，這是香港主動對接離不開的大方向。廣東省「十五五」規劃綱要日前發布，其中新增了大篇幅的涉港合作內容，並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廣東「十五五」期間謀篇布局的重點，更是首次提出「積極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香港主動對接，也須全盤考慮大灣區建設的整體方略，特區政府編制的首份五年規劃，應精準對接廣東「十五五」規劃部署，形成從國家戰略到省級部署再到香港行動的科學合理規劃鏈條。除了廣東省，香港也應該放眼全國，瞄準江浙滬，聯動重慶、海南等新興發展區域，在「中國的香港」這一定位下主動對接整體大局。

實現主動對接，宜以北部都會區為戰略支點深化大灣區合作。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香港特區支持加快北都建設。行政長官李家超已親自領導「北都發展委員會」，主動制訂各發展區的營運模式，並多次對北都發展坦言「心急如焚」。廣東在「十五五」規劃中亦首次系統提及香港北部都會區，明確提出將因地制宜建設特色合作平台，其中首次提及積極對接香港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協同開展園區開發、產業導入、項目布局、設施建設、人才引進、生態環保等領域合作。無疑，廣東省的積極對接，將為北部都會區提速建設注入強勁外部動能。

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尤其是創科界應更主動頻密與廣州、深圳、東莞等創新製造業中心交流，思考雙方如何精準對接各自的傳統優勢，實現強強聯合，同時，香港應善用其國際化營商環境與普通法體系，將北部都會區打造成為全球創科資源進入中國市場的「首選登陸點」。透過北部都會區這個支點，不僅要引導內地產能走向世界，更要將國際頂尖的科研人才、跨國企業總部及國際風險資本引入大灣區，真正為北部都會區注入源源不斷的發展動能，並輻射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更好發展。

實現主動對接，應找準突破切入點。國家「十五五」規劃詳細列出未來五年的重點發展領域，包括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規劃高度重視健康中國建設，香港應主動爭取把河套、北部都會區及大灣區協作平台，發展為國家生命健康科技的重要接口。應主動建立平台，把國際醫療創新樞紐、生物醫藥融資中心和國際醫療總部建設成形，吸引全球藥企和科研機構落戶香港。要主動打通制度，重點推動科研數據、臨床應用、跨境審批和專業人員流動的銜接機制，

在河套園區設立生物樣本監管準則和人工智能數據跨境先行區，實現深港臨床數據互通。更重要的是，香港要發揮與國際接軌的監管優勢，推動內地臨床數據獲得國際廣泛認可，爭取成為國際生物醫藥標準的制定參與者，要主動轉化能力，把香港科研成果和專業能力轉化為服務國家產業升級的具體能力，推動「研發在港、轉化在灣區、推向全球」的模式。

成為中國規則「走出去」接口

實現主動對接，要把香港從「聯繫人」升級為規則接口。香港之所以是世界的香港，在於其開放的制度和營商環境。香港不應被動維持既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要主動把自己建設成為國家制度型開放的重要平台。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在「十五五」規劃框架下對接國家戰略的一大機遇是「出海」，因此他在施政報告中主動提出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近來已經在全國各地召開推介會。香港要主動利用普通法制度、國際仲裁、專業服務、資本市場和多語言多文化優勢，承接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需要，在融資、合規、知識產權、國際認證和品牌出海等領域提供增值服務。要推動香港建成國際黃金交易與定價中心、配合國家發展策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更多「國際中心」為抓手，拓展東盟、中東等新興市場，讓香港真正成為中國規則「走出去」的接口。

實現主動對接，要讓對接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夏寶龍主任在2026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主旨致辭中強調，要「不斷增強香港廣大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規劃的制定、落實，最終是要惠及百姓。香港特區政府要主動讓市民看到，對接「十五五」將帶來更好的醫療服務、更高質素的就業、更有前景的青年發展通道和更穩固的民生保障。因此，無論是主動對接「十五五」、還是制定香港的五年規劃，都是與每一位市民息息相關的藍圖，歷次的國家五年規劃都是香港商界、香港市民的「風口」，在當前的複雜地緣政治下，全球機遇匯聚在中國，近水樓台的香港市民，將是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的最直接受惠者。

筆者深信香港在「十五五」時期大有可為。香港在「一國兩制」制度下已經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優勢，這是其他任何國際都市都難以取代的。世界局勢變幻，唯有發展是硬道理。下一個五年、下一個十年、下一個二十年，關鍵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資源，而在於能否主動準確找準定位、主動有效整合優勢、主動堅定回應國家所需。只要把「主動對接」轉化為具體任務、時間節點和責任機制，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一定能發展成為更具活力、更具競爭力、更具國際影響力的世界級大都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五年規劃應將灣區內地城市納入香港安老體系



葉建明

當前，特區政府正密鑼緊鼓地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路線圖，更是民生福祉的承諾書。在眾多亟待解決的民生議題中，安老問題已不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時」。它考驗着政府的責任擔當，也丈量着一個社會的文明溫度。人口老化速度驚人，安老壓力已迫在眉睫。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位居世界前列，目前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在2021至2030年的10年期間，我們將面對香港歷來最快的人口老化，65歲及以上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將增至4.0%。至2039年，65歲及以上人口將由2021年的佔總人口的20%上升至2039年的31%。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嚴酷事實。如果我們今天再不開始籌謀，老人康養問題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不僅老人難以安享幸福晚年，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也將不堪重負。這是民生問題，更是民心問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定不會也不應該忽視這道必答题。然而，現實是嚴峻的。香港本地醫療與安老資源長期承受着沉重壓力，土地短

缺、人手不足、成本高昂，這些結構性矛盾在短時間內難以根本扭轉。單純依靠香港自身力量完善解決安老問題，令老人從容地、有尊嚴地安享晚年，難度極大，甚至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不是悲觀，而是清醒的判斷。大灣區的資源稟賦，為香港提供了最現實的解決方案。

合作建設港人康養基地

把握好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区位优势，推動跨境養老，已成為最可行、最有效的路徑。但需要強調的是，政府應加快步伐，不是小敲小打地增加幾所合作安老院舍，而是應當全面謀劃、系統布局。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和生活的政策。這是國家系統性的一項頂層設計。我們需要深刻理解中央的戰略思考：大灣區建設絕不僅僅是經濟合作與基建互聯互通，更深層的意涵在於民生福祉的深度融合。而安老服務，正是這一融合的重要切入點和試驗田。大灣區的優勢清晰可見，不容忽視。

可以考慮在距離香港高鐵等交通一小時左右車程的大灣區內地城市，與內地優質康養企業合作，成片建設港人康養基地，系統性地安排港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甚至配套合建以老年病為主的小型醫院。這可以分層次滿足不同老人的康養需求：既有政府補貼的基本養老，也有自費追求更高品質的康養服務，同時便利子女從香港前往探望，真正做到「離家不遠、離兒女不遠」，而且也便於特區政府對福利等的管理與關心。

相比之下，大灣區內地城市環境優美、消費水平低、居住條件不比香港遜色。同樣的預算，在香港可能只能蜗居在一間狹小的床位，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卻可以享有寬敞舒適的居所和專業周到的照護服務。香港老人完全可以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尊嚴、有質量地安度晚年。

對特區政府而言，這是緩解公共財政壓力的明智之舉。將部分安老需求有序疏導至大灣區，可以騰出寶貴的本地資源用於更急需的領域，同時也降低了政府在土地、基建、人力上的巨量投入。

對於香港老人而言，這是提升晚年生活品質的切實途徑。他們不再需要在狹小

的空間中忍受漫長的輪候，而是可以主動選擇更舒適、更體面的生活方式。養老，不是被動的「等待終點」，而應該是主動的「享受生活」。

對於內地城市而言，吸納香港老人跨境養老，可以直接拉動醫療、康養、消費等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也是香港服務業的優勢所在——推動香港醫療、健康養老等高品質生活性服務業有序進入內地，有助於推動兩地服務業深度融合，為國家服務業做大做強貢獻「香港力量」。

有效解決「福利可攜」問題

儘管港人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正成趨勢，但現實中的障礙依然突出——最核心的就是福利可攜問題。部分津貼、醫療券跨境使用有局限，讓不少有意北上的老人望而卻步。這需要政府展現更大的魄力，傾聽民間呼聲，在制度上動真格地改革。值得肯定的是，本屆政府自上任以來，已在多個領域拿下「第一」的創新改革個案，展現了勇於破局的施政風格。那麼，在安老這一民生基石上，同樣需要打破慣性思維，摒棄「香港問題只能在香港解決」

的舊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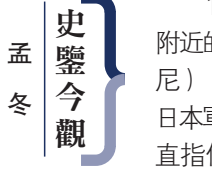
固然，有老人對於離開香港養老有顧慮，這其中也包括看病。但高速公路、高鐵、跨境救護車，乃至低空經濟中的直升機救護，基建、科技和不斷優化的跨境政策正不斷縮短物理距離。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選擇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的港人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

將大灣區內地城市納入香港安老體系，不是「推卸責任」，而是「拓展思路」；不是「放棄本地」，而是「內外聯動」。政府應當主動與內地城市對接，進一步推動病歷互通、福利跨境可攜、標準互認等制度性安排，讓「跨境養老」真正從概念走向常態。

安置好老人，是一個政府「以人為本」最真實的刻度，是對市民最基本的責任。五年規劃是香港未來發展的藍圖，安老問題應當成為濃墨重彩的一筆。時不我待，機不可失。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已經形成，香港能否邁出「將大灣區內地城市納入香港安老體系」這一步，考驗的不僅是政策能力，更是施政的勇氣與遠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赤道焦土：日軍鐵蹄下的印尼苦難記憶



孟冬

1942年1月11日，赤道附近的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尼），數聲炮響打破了寧靜。日本軍艦鐵蹄踏海而來，目標直指他們覬覦已久的石油寶地——加里曼丹島的打拉根、巴里巴板，以及蘇門答臘島的巨港。彼時的印尼還是荷蘭殖民地，爪哇島是殖民統治的核心，日軍深知想要牢牢控制這片土地，必先切斷爪哇與外界的聯繫。他們悍然空襲澳洲達爾文港，讓這座重要港口徹底癱瘓，隨後在1942年2月，於爪哇海域擊敗盟軍聯合艦隊，一步步逼近爪哇島。3月8日，荷屬東印度被迫簽字投降，短短兩個月時間，印尼全境淪為日軍殖民地，一場持續三年多的苦難，就此在這片赤道上土地上拉開序幕。

思想灌輸：殖民統治的騙局

日軍佔領印尼後，迅速將這片土地劃分為三個佔領區：陸軍第25軍控制蘇門答臘，第16軍掌控爪哇和馬都拉，剩餘區域則由海軍全權管轄。表面上，他們打着「八紘一宇」「大東亞共榮圈」的旗號，發起以所謂「亞洲的光明、亞洲的保護者、亞洲的領導者」為口號的「3A運動」，試圖用虛假宣傳麻痹民眾，掩蓋其侵略本質。這場完全由日軍操控、幾乎不給印尼人參與空間的運動，很快宣告失敗。隨後，日軍又企圖藉本土力量維持統治，同時建立「青年團」「警備團」等軍事組織，一邊灌輸侵略思想，一邊強迫民眾為其戰爭機

器服務。這一切看似「本土化」的操作，不過是日軍鞏固殖民統治的幌子，背後藏着的是對印尼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對資源的瘋狂掠奪。

資源掠奪、強迫勞動：印尼淪為「戰爭補給站」

由於盟軍對日本群島實施了全面封鎖，日軍便將印尼當成了「戰爭補給站」，毫無底線地榨取這裏的自然資源。他們推行糧食有限政策，強制徵糧，肆意破壞當地農業結構，導致糧食短缺愈演愈烈。1944年至1945年，一場大規模饑荒席捲印尼，約240萬印尼民眾在飢餓中痛苦死去，餓殍遍野的場景，成為印尼最慘痛的記憶。

糧食掠奪之外，是對勞動力的殘酷壓榨。日軍將強制徵召的勞工稱為「羅穆沙」，這些勞工來自蘇門答臘、爪哇、印尼東部等各個地區，其中約10%是女性。他們服役期限不定，參與工作種類繁多，從簡單的家務勞動到繁重的建築工程都有涉及。爪哇島是強徵勞工重災區。據統計，這裏有400萬至1000萬勞工被強迫在惡劣環境下無休止勞作，領取極低的工資，連食物、住所、醫療等最基本的保障都沒有。除了「羅穆沙」，日軍還強迫當地民眾充當「義務勞工」。據統計，1944年，僅爪哇島就有20萬這樣的「義務勞工」，所謂「自願」，不過是日軍威逼利誘下的無奈妥協。

除在本地剝削外，日軍還將印尼勞工送往海外。據估計，有20萬至50萬爪哇勞

工被強行運往外島，甚至緬甸、泰國，僅有約7萬人生還。1942年至1943年，日軍強迫勞工在極其惡劣條件下超強度勞動作業，以修建泰緬鐵路（又稱「死亡鐵路」），吞噬了無數印尼勞工的生命。聯合國曾出具報告明確指出，日佔期間，共導致印尼400萬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死於暴行、飢餓和疾病的勞工與平民。

被碾碎的青春：「慰安婦」的人間煉獄
日軍在印尼建立了一套有計劃、有組織的「慰安婦」體系，大規模強徵印尼當地女性充當「慰安婦」。他們用提供獎學金、工作機會等謊言誘騙當地女孩，一旦謊言被戳穿，就暴力抓捕。這些被徵召的女性，大多只有13至18歲。她們正值青春年華，卻被迫承受日軍非人摧殘。

據亞洲婦女基金會統計，日軍在印尼至少設立40家「慰安所」，每一個「慰安所」都像一座人間煉獄。被關押在這裏的「慰安婦」，受到嚴密軍事監控，每天必須接受日軍指定醫生檢查，隨後要為至少30名士兵提供性服務，其間還要遭受無盡的暴力和虐待。如果發現懷孕，日軍會採取極其殘忍的方式強制墮胎——要麼逼她們服用藥物，要麼徒手按壓腹部，將胎兒從母體中強行排出，而那些剛經歷墮胎、身體還未康復的女性，又會立即被迫繼續「服務」。

爪哇島是遭受這種暴行最嚴重的地區，無數爪哇女孩被日軍帶走，送往布魯島、帝汶島、加里曼丹島，甚至印尼境外的新

幾內亞、馬來亞、泰國等地，很多人再也沒能回到家鄉。印尼本土作家普拉莫迪亞在《被軍方魔爪控制的少女》一書中，就記錄了布魯島上被遺棄的「慰安婦」悲慘遭遇。這些女性遭受長期身心虐待，戰後又面臨社會歧視，大多選擇沉默，直到1991年日本秘密犯罪文件被揭露，這段塵封的苦難才得以重見天日。

屠刀下的鮮血：無法掩蓋的反人類罪行
日軍的殘暴，不僅針對印尼民眾，也不放過被俘虜的歐洲人。日軍在印尼設立200多處戰俘營和集中營，關押17萬歐洲人，其中約五分之一的男性、八分之一的女性和兒童死於飢餓、疾病與迫害。更令人髮指的是，盟軍投降後，日軍仍在印尼發起多次大規模屠殺。

1942年1月，日軍先是在加里曼丹東北部打拉根屠殺了215名荷蘭戰俘。3天後，又在巴里巴板港口屠殺78名荷蘭平民及戰俘，屠殺整整持續兩個小時，受害者遭斬首、槍殺或被綁架雙手拋屍海中。這次事件被稱為「巴里巴板大屠殺」，是日軍在印尼最早、最嚴重的屠殺之一。

同年2月，日軍佔領安汶島後，分4批在拉哈機場附近處決了300多名澳洲和荷蘭戰俘，手段包括刺刀、斬首和棍棒毆打，無人生還。在邦加島，22名澳洲陸軍護士、60名澳洲和英國士兵及船員在投降後被刺刀和機槍射殺，這22名護士在遇難前還遭受日軍強暴，相關證據直至2019年才被公之於眾。這便是臭名昭著的「拉哈大屠殺」

和「邦加島大屠殺」。

1943年至1944年的坤甸事件中，日軍捏造叛亂罪名，指控華人、馬來精英、爪哇人及伊斯蘭青年組織密謀建立「西婆羅洲人民共和國」，隨後大規模逮捕並處決約54名貴族、蘇丹親屬及知名人士，無數無辜民眾亦被牽連致死。前後共發動3次大規模逮捕和屠殺，死亡總數超2.1萬人。

銘記歷史，警示未來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日軍撤離印尼，可他們留下的，是滿目瘡痍的土地，是400萬逝去的生命，是無數破碎的家庭，是刻在印尼人民骨子裏的傷痛。幾十年過去了，那片曾被鮮血浸染的焦土已重新長出草木，但苦難的記憶卻如海邊礁石，任憑海水沖刷，從未消逝。那些倖存的「慰安婦」受害者，終其一生都在身心創傷中掙扎；那些被強迫勞動的勞工，大多落下終身殘疾；那些屠殺現場的倖存者，永遠無法忘記當年的血腥與恐怖。

然而，日本政府至今仍在刻意淡化、掩蓋自己的侵略罪行，一邊在國際上塑造「受害者」形象，一邊對包括印尼在內的亞洲受害國的控訴視而不見。有良知的人都知道，正視歷史、承擔責任、真誠道歉，是面對歷史最基本的態度。只有這樣，才能獲得諒解、重建信任。否則，罪行本身和掩蓋罪行的企圖都將成為日本永久的恥辱，逝去的冤魂也將永遠凝視這片土地。

國際問題觀察員